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初編 第9冊

蘇曼殊之文藝特色研究

林律光 著



古典文藝研究輯刊

初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9冊

蘇曼殊之文藝特色研究

林 律 光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蘇曼殊之文藝特色研究／林律光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序 8+ 目 2+162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初編：第 00 冊）

ISBN：978-986-254-373-3（精裝）

1. 蘇曼殊 2. 文學評論

848.2

99018481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初編 第九冊

ISBN：978-986-254-373-3

蘇曼殊之文藝特色研究

作者 林律光

主編 曾永義

總編輯 杜潔祥

出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版 2010 年 9 月

定價 初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蘇曼殊之文藝特色研究

林律光 著

作者簡介

林律光，字無涯，法名萬光，號維摩居士，粵省番禺人，誕於香港。先生幼不隨俗，輒喜離家訪道，參禪問道。律光先後畢業於香港能仁書院、香港教育學院、香港公開大學、香港道教學院、廣州中山大學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香港大學研究院及廣州暨南大學研究院，從事教育工作凡十七年。

林君於修研佛學餘暇復好詩古文辭，喜寫絕律古句，好學不倦，並屢獲獎項。

先生述作頗豐，著作有《花間新詠》、《清水灣文集》（合著）、《豪光唱和初集 ----- 三集》（合著）、《維摩集·茂峰初篇 ----- 三篇》、《宗教哲學之現代詮釋》（合著）、《維摩集·山居詩畫篇》等，另發表詩聯文甚多、學術論文二十多篇，散見於中、港、臺、馬來西亞各地刊物。

提 要

蘇曼殊在清末民初森羅萬象之文壇上別開生面，其名字享富盛名。他是一位慧秀孤標、才華橫溢之文人雅士。此人清空淡遠，行為怪異及離經叛道，唯其文藝作品卻驚世駭俗，超群絕倫。其詩，別具神韻，真摯感人，散發幽蘭之美；其文，言簡意賅，語句精妙，流露憂鬱之美；其性，孤芳自賞，黑白分明，彰顯人性之美；其小說，刻劃入微，獨具風格，突出感傷之美；其畫；灑脫空明，傳神自然，充滿禪意之美；其翻譯，簡約瑰奇，古樸沈遠，兼具諷刺之美；其語言，英法日梵，樣樣皆通，表現藝才之美；其禪理，敏慧睿哲，空靈自在，滲透禪學之美。他是個全方位之才，震撼世人之心靈深處。郁達夫評曰：「他的氣質浪漫，由這一種浪漫氣質而來的行動風度，比他一切都要好。」鄭桐蓀言：「他的行為雖是落拓，卻並非不羈；意志雖極冷，而心腸卻是極熱。」整體而言，曼殊作品所表現出的自我形象皆具實感真情、思想解放，留給讀者深刻的印象，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對封建社會、中國文學現代化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序 一

朱壽桐

律光的 email 簽名為維摩居士，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他給自己起的雅號，如果回答是，我則會以為號如其人，號如其文。

最初見到律光，是在暨南大學的校園之中，得當時的中文系主任朱承平教授的推薦。律光一襲布衣，語氣平和，神態安詳，舉手投足落落大方，談吐笑容不落俗套，其風致讓我想起了龔鵬程先生。後者是蜚聲兩岸的著名學者和教育家，學識淵博，成就卓著，以律光與這樣一位大德名賢相比，自然不免高攀之嫌。但他們確有不少相似之處。最明顯的是他們身上都有一種超然方外但性情依然的居士氣，有一種慧眼內視而禪定自如的佛學力道。當時律光尚任香港一教會學院的院長，在他的一力主導下，促成了廣州中山大學宗教系及暨南大學中文系與香港的這個教育機構成功地開展了研究生教育的合作。至於龔鵬程，則在臺灣先後為佛光山創辦了兩所大學，而且在他主政佛光大學期間，亦力主與大陸的高校合作，辦學成績斐然。龔、林二君分別在台港獻身於宗教家的教育事業，各有建樹，且芒鞋天足，風格清冽，連衣著風格也頗為相仿。

更令人稱奇的是，兩人大概行事風格相近，性格相仿，竟然命運亦非常相似。龔鵬程先生甚有佛緣，一開始深得佛光山的信任，以至於一擲十數年韶華歲月，兢兢業業，努力創辦、經營南華、佛光大學，但每次都在他教育事業初成，大學規模初具，正待大展宏圖的之際，遭遇內外夾攻，終於偃旗息鼓，落荒而走。律光苦心經營能仁書院，使得其所屬的中學招生狀況有倍數增長；而其所創立的“佛學研究中心”每學期約有七十人報名，人氣鼎盛，又學院層次也走出了與中山及暨南兩所大學合作辦學的新路，佛教能仁書院

的聲名在坊間中興一時，恰逢其時，同樣遭遇到龔鵬程式的命運，被迫離開了他所縈心的學校，離開了他感覺良好的崗位。

我在這裡所進行比較的兩位同時都具有百折不回、不屈不撓的精神，不知道這樣的精神是否與他們的佛學修養有關。龔鵬程教授被迫離開臺灣佛光大學，旋被大陸的著名大學競相聘請，他一度同時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南京師範大學開壇設講，作為學者其炙手可熱之況幾可謂盛極一時，而同時他積極創辦亞歐大學，續寫大學教育新篇之心有增無已。律光也是如此，離開了心愛的崗位並沒有絲毫的消沉，他一方面努力完成自己的學業，悉心鑽研，一絲不苟地寫作學位論文，另一方面同樣忙於在大學的教習工作，並在積極籌辦其他教育事務。人生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關鍵是在面臨挫折的時候不消沉，不頹廢，甚至於沒有喋喋不休的牢騷，而是將失落的淒苦咀嚼成清冽的汁液去潤澤心靈的焦躁，然後在坐看雲卷雲舒的怡然之中依舊核計著無悔的前程，這纔是真正的矢志不渝的精神，真正的百折不撓的境界，儘管這樣的精神境界與佛學未必有很深的關係，但我從龔鵬程教授和林律光博士這裡確實都領略到了這樣的精神境界。

這種精神境界中有一種向上的情熱，有一種積極的意志，有一種崇高、莊嚴的犧牲感以及由此充滿著力道和勁道的美。雖然它未必來自於佛家的經典，但在包括玄奘在內的許多高僧那裏則體現為一種超俗的常態。這樣的一種精神狀態使得具有這種境界的高僧往往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現代史上最著名的高僧兼文學家蘇曼殊、李叔同也往往通過他們的人生業績和文學表達，表明他們對這種精神境界的莊嚴抵達。李叔同出家了，但他從來不像人們印象中的僧人那樣遠離人生的煙火，因為遠離了煙火就遠離了情感，遠離了文學與藝術，而對於李叔同這樣有著特殊修養和稟賦的大德高僧來說，情感的歷煉本來就是他們的劫世宇宙，詩興的徜徉纔是他們的靈魂呼吸，他們離不開佛法理念，可同樣也離不開情感與文藝，於是他們的感知方式正如有形形容蘇曼殊的，是一種“情僧”的方式，他們的意念世界的精彩介乎於佛性與塵緣之間，佛性使得他們的靈性比一般人更靈敏而深徹，他們的塵緣感興則讓靈性變得更富有光澤並更富於感動力。李叔同在五卅前後寫過許多歌詞，其基調便是“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式的，讓人無法判定這裡面佛性佔據多少成分，但那靈動的意趣顯然離不開佛性的開悟；同時也讓人無法認定其中表述的是否全是俗緣的感嘆，但那種深入到骨髓的傷感和蒼涼

分明是俗塵的情緒。

也就是說，同時具有佛性和塵緣的高僧巨擘能夠抵達一種既僧既俗，又佛又塵的高尚而偉美的境地，誠如李叔同等著名僧人兼文學家所抵達的。這樣的抵達使得他們為俗世中的讀者所認同和喜愛，當然更能博得深有佛緣的林律光的尊崇與欽敬。林律光本來在古代文學和文化方面已有相當建樹，對新文學原不十分上心，2005 年來暨南大學從我研習現代文學，心裏很有一番顧慮，但當他了解自己的學術背景和專業興趣後於研究李叔同等高僧巨擘乃是一種難得的學術優勢之後，信心便為之大增，興致也隨之提高。果然，他的學術優勢在此一選題上發揮得非常明顯，他的這篇博士論文因寫得扎實、深到而大為出色。

近些年，我常常縈心的一個問題便是學者的身份與優勢，我甚至在一篇訪談中提到過研究者的資格等等。這些提法不過是針對我們這個學科由於門檻過低的現象而所生發的感慨，原沒有多少理論的準備，甚至也不具備怎樣的學術潛力。不過，律光的成功讓我更堅定了這方面的某些想法：對於一個訓練有素的學者來說，他大可以橫跨不同的研究領域建功立業，哪怕是穿過古代文學和文化研究的屬地而踏入所謂現當代文學的領域，哪怕是跨越思想史和宗教學的鴻溝而涉足於文學與史學的路徑。關鍵是他必須有著過硬的學術研究功夫與基礎，有著系統的學術教育經驗和積累。律光在李叔同研究方面的成功正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對於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說，學問的路不僅是永無止境，而且是路路相通。這是律光的優勢，也是我們可期於律光的另一番道理。

2009 年 7 月 23 日於澳門大學
(作者為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

序 二

釋覺真

林律光先生是一位詩人，也是一位佛教學者。我認識他已快十年了。最初，他任職香港佛教僧伽會創辦的能仁書院，我任職於香港佛教聯合會創辦的香港佛教僧伽學院，工作上多有接觸，學術上也多有交流。我記得多年前，他贈我的第一本書就是他的專著《花間新詠》。當時，我的確非常驚喜。《花間集》原是晚唐人的詞的總集，其詞的華麗、技法的精巧，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涉歷的。然而，他都翻出新意，寫出一部《花間新詠》來，真的不能不讓我刮目相看了。其後，林律光先生又有詩贈我，而且，他與詩友合著《豪光唱和集》（一、二集）也先後賜下，我深感林律光先生在詩的寫作上，是極為勤奮的。他工於格律，善於對仗，選字運意，皆有法度，不論在詩的境界的開拓上，在思想內容和風格上，都有可喜的成就。詩情壯慨，一時才氣超然，他和他的詩友們，開拓出香港詩林的一片生機。

現在，林律光先生的又一專著《蘇曼殊之文藝特色》即將付梓，喜訊傳來，深感欣慰。我在百忙中，拜讀了其中的主要篇章，內容十分豐富，既有文學的探討，又對佛學有廣泛的涉歷。資料翔實，演繹周密，剖析精到入微，發前人所未發。

在我年輕時，讀柳亞子編《蘇曼殊全集》，知曼殊上人精通英、法、日、梵文，是最早翻譯雨果、拜倫、雪萊、歌德、彭斯諸家作品的文學先驅。林律光先生在論述曼殊譯作時，不僅指出他對雨果《悲慘世界》並非直譯，而是一種再創造，「這一自我創造的情節完全是在表現蘇曼殊的個人理想，表現他對舊社會制度的憤恨，對民主共和的嚮往」。意在「批判當時的中國現實。蘇曼殊明處寫法國人物的法國故事，事實上是在寫身處其中的中國情狀。他

用意極深，用筆靈活，以暗諷的藝術形式又為《悲慘世界》增添了一層意蘊深厚的幽默感」。對於曼殊上人的詩歌翻譯，林律光先生特別指出，他能「尊重原作的豐富性，要將原作的美好與悱惻盡量保存下來」。亦如他（指曼殊上人）所說的「按文切理，語無增飾；陳義悱惻，事辭相稱」，做到「詞氣湊泊，語無增減」，同時又保持了原作構思的悱惻與豐富。無須再多徵引，即此一例，已可足見林律光先生對藝術的領悟和見解的深刻了。讀竟全書，我確信此書的出版，當是本港藝林佳話，亦是佛學園地的一大盛事也。弁茲數語，未敢為序，謹表祝願之忱。

覺真於香港荃灣芙蓉山

2010-4-3

（前香港佛教聯合會宗教事務監督，現任東林念佛堂首座和尚）

何 序

林君律光，才俊而學富之士也。

余與君相識，應在二零零四年由臺返港度暑假時。某日，香港能仁書院研究所謝師宴，余應邀出席。同席間銜盃酒殷勤之歡者，有臺中逢甲大學李威熊教授；另有韋金滿、劉衛林諸先生；而君時為該書院佛學研究中心主任，故亦在席次。

良晤伊始，觥籌交錯，彼此交談雖淺，而頗覺君為人擅酬對，且具親和力。席上相互交換名片，俾資聯繫，不意回臺未久，即收得郵來《能仁學報》一套，而寄贈人則君也。自是友誼摯親，且續有遞進。

林君通佛學，余任教之臺灣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二零零五年十月間主辦「曉雲法師圓寂週年紀念暨第六屆天台宗國際學術研討會」。余時任所長，遂即函邀林君蒞臨出席。適君忙以他事，未遑赴約，然仍寄文〈天台智顗之五時八教〉參與。余乃倩人代為宣讀，會上竟贏來不少掌聲。

嗣後，陸續從友儕處知悉林君學殖甚富。先後攻讀之學位，除擁有二個本科學士（哲學及人文學）外，另有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及宗教雙碩士、香港大學佛學碩士，其力求上進，學而不厭，使人艷羨！而至二零零八年又榮獲廣州暨南大學文藝學博士。夫以一人之身，兼攻哲學、人文學、歷史、宗教、佛學、文藝學諸藝事，至難矣！而君竟終獲致雙學士、三碩士、一博士，智果纍纍，更常人所難能者。綜上以觀，余推譽君為「才俊而學富之士」，殆名實相副矣！

君攻讀博士學位時，追隨新文學大家朱壽桐教授治學。名師高徒，苦心孤詣，切磋商榷，歷經三年，論文始克竣工。所撰〈蘇曼殊之文藝特色研究〉，

凡十餘萬言。辭采華茂，聲韻順暢，已堪讚歎；至其所深究者，竟涵蓋曼殊上人詩歌之美、小說之美、翻譯文學之美、雜文藝術之美，最後且延於繪畫之美，則更令人激賞。鑽研既寬博，內容又淵懿，結構得宜，發明尚庶。倘非君之才俊學富，鮮克臻此！

林君之博論，余曾推薦予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後經杜潔祥總編輯審定，首肯采入該社出版之《古典文學研究輯刊》初編中。茲以一切進行順遂，書將面世，君請序於余，辭不獲已，爰將與君相交往事，暨君才俊學富，並其論文之懿美諸情事，組織成文，聊以復之，非敢謂爲序也。

西元二零一零年五月廿日，何廣棧撰於香港新亞研究所。



目

次

序 一 朱壽桐	
序 二 釋覺真	
序 三 何廣棧	
緒 論	1
第一章 蘇曼殊之生平概略	7
第一節 生 平	8
第二節 著 作	11
第三節 交 遊	14
第二章 蘇曼殊的詩歌之美	17
第一節 格律美	17
第二節 整齊美	43
第三節 諧協美	47
第三章 蘇曼殊的小說之美	59
第一節 浪漫感傷之美	59
第二節 真情之美	68
第三節 詩意之美	72
第四節 悲劇之美	77
第五節 諷世之美	81
第四章 蘇曼殊的翻譯文學	85
第一節 《慘世界》——幽默辛辣之美	85
第二節 浪漫主義詩歌翻譯——古樸沈遠之美	89
第三節 印度文學翻譯——簡約與瑰奇之美	96
第五章 雅韻雅趣與悲慨激昂——蘇曼殊雜文的藝術美	101
第一節 雅韻雅趣之美	101
第二節 悲慨激昂之美	107
第六章 蘇曼殊的繪畫之美	113
第一節 禪意之美	114
第二節 蕭寥之美	119
第三節 豪宕之美	122
餘 論	125
參考文獻	129
附 錄	151
後 記	161

緒 論

蘇曼殊是清末民初萃集革命與創作於一身的「奇人」。從革命的角度說，他意志堅定，積極投身於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推翻清朝統治和袁世凱帝制竭盡心力；從創作的角度說，他多才多藝，以風格獨特的詩歌、小說、散文、翻譯、繪畫，樹幟文壇。^{〔註1〕}由於曼殊通英、法、日、梵等多種文字，在佛學上亦著有《梵文典》。現存的著作有《文學因緣》、《焚劍集》等，柳亞子更認為他「不愧是一個天才，詩文小說無不好，梵文英文法文都懂。」^{〔註2〕}因此，贏得無數讀者的讚賞。

近年來，文壇上一般對於蘇曼殊的生平、著作與文學上的成就評價，已達到了高峰的研究。各有不同的批評與結論。譬如復旦文學史在〈鼓吹革命的南社〉一節內，對他有具體的批評：「蘇曼殊是一位有著濃厚的浪漫氣質的詩人，他生活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社會上新舊思想的矛盾鬥爭影響了他，加上他特殊的家庭境遇和飄零的身世，形成了他的複雜矛盾的世界觀。」^{〔註3〕}由遊國恩等五位學人主編，在〈柳亞子及其他南社詩人〉一節內，亦特別提出蘇曼殊，說他在文學上「確實表現了多方面的努力和突出的才能。」^{〔註4〕}故此，本論文便專從曼殊的詩歌、小說、翻譯、雜文、繪畫等文學作為研究的物件範圍。

〔註1〕 參見馬以君：《蘇曼殊文集·前言》（廣州：花城出版社），頁26。

〔註2〕 語見柳無忌編：《蘇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頁342。

〔註3〕 復旦文學史（《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中華書局，1595年）下冊，頁494。

〔註4〕 遊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頁1227。

本論文分六章，現將章節內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蘇曼殊的生平簡述〉：清代陳廷焯《論王碧山詞》云：「讀碧山詞者，不得不兼時勢言之。」〔註5〕余謂豈獨碧山詞爲然，即一切文學作品，亦何莫不然。劉勰《文心雕龍》有云：「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註6〕是知文學作品之變，與世情時序有莫大關連。況夫每一作家，由於身世、經歷、學養、時勢之不同，資性、興會之相異，其作品表現之風格，固亦各有不同。孟軻嘗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註7〕所謂「知人」，乃瞭解作者之身世、經歷、思想感情、及其寫作動機；所謂「論世」，乃考察作者之言行舉止，及其生活之時代背景。誦某人詩，讀某人書，而不知其人，不可。蓋「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註8〕如若不然，則易「近乎說夢」〔註9〕。所以，欲全面研究蘇曼殊的詩歌，必先須知其人之時世，知其人之生平，然後方能了然其人之行誼思想之所在。因此，本章分從他的生平事略及交遊兩方面加以論述。

第二章〈蘇曼殊的詩歌之美〉：曼殊之詩留下來現存的，雖只百餘首，但其風靡讀者之力量，卻超越了時空的限制。這百多首的作品，如小說一般，這些詩以愁腸與情種見長，有許多名句將傳誦於後世而不朽。詩中不但充滿了悲傷的氣氛，亦有美麗景物的描繪，舉凡江南的風光〔註10〕、東瀛的情調〔註11〕，他都能寫成一幅幅鮮豔的圖畫，活躍在紙上，有異筆同工之妙〔註12〕。蘇曼殊不僅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浪漫詩僧，他在現代中國文壇的貢獻，在於他是一位有革命情緒的愛國主義者，以愛情爲主題，塑造了特出女性的小說家，稟

〔註5〕語見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二。

〔註6〕語見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

〔註7〕語見孟子：《孟子·萬章篇下》。

〔註8〕語見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篇》。

〔註9〕語見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轉引自韋金滿：《柳蘇周三家詞之聲律比較研究》（臺北：天工書局，民國86年1月），頁1。

〔註10〕如《吳門依易生韻》詩中的「暮煙疏雨過閭門」、「澱山湖外夕陽紅」、「垂虹亭畔柳波」；〈西湖白雲禪院〉的「庵前潭影落疏鐘」等名句。又如《東法忍》詩：「來醉金莖露，胭脂面牡丹。落花深一尺，不用帶蒲團。」

〔註11〕如「柳陰深處馬啼驕」的莆田；「桃花紅欲上吟鞭」的澱江道中，與《本事詩》第一首：「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註12〕參見柳無忌：《蘇曼殊文集·序》（廣州：花城出版社），頁16。

賦靈性、多情善感的詩人〔註13〕。更何況蘇曼殊的詩，最根本的特點是個性形象十分鮮明，而他的身世，經歷、心境又與眾不同，所以表現出來的藝術形象就相當特殊。《燕子龕詩》之格律美：所謂格律，向為詩歌研究的重要角度，因其不獨能發見作者的風格，更可從中分析詩作的優劣。今從體制、字聲及用韻等三項入手，探討曼殊詩的格律的特點及技巧。《燕子龕詩》之整齊美：由於中國文字的形體，是一字一形體，一字一音節的方塊字，這樣便給中國文學的形式帶來了「整齊美」〔註14〕。最能表現這種美的形式，莫過於「對仗」的運用了。因此，本章從他的「對仗」手法論述它的「整齊美」。《燕子龕詩》之諧協美：蘇曼殊詩歌，自然流暢，宮商得宜，論者亦多有讚譽，柳亞子（1887～1958）在〈蘇曼殊之我觀〉中說：「他的詩好在思想的輕靈、文辭的自然、音節的和諧。」〔註15〕劉斯奮在〈蘇曼殊詩箋注·前言〉亦說：「筆力剛健，音節蒼涼……而不管抒發什麼樣的感情，都始終保持著一種優美、和諧的基調，使人彷彿在欣賞著一首輕音樂。」〔註16〕高仲華先生嘗說：「重疊，常常使文辭的聲音和美。」〔註17〕又說：「促使文辭的聲音和美，最要緊的還是聲音的各種基本條件的錯綜；而平仄的錯綜和雙聲、疊韻的錯綜，尤為重要。」〔註18〕因此，本章便從「雙聲疊韻」、「疊字」、「陰陽平聲字互用」及「上去聲字連用」等四方面談論蘇曼殊詩歌的「諧協美」。

第三章：蘇曼殊的小說數量並不多，但是每一篇讀來都讓人感傷動容，因為在他的小說裏充滿了哀傷的情感和他自己的身世之遭遇。他有五部完整的小說《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碎簪記》、《焚劍記》、《非夢記》，還有一部寫了個開頭並未完成的小說《天涯紅淚記》，這些小說的名字類似於中國古典小說的傳奇作品，但是小說的審美指向卻充滿了現代的意味。曼殊的小說大多以第一人稱敘述，是一種自敘傳式的小說體式，這一寫法在他1911年最早寫作的《斷鴻零雁記》中得到明顯的體現。「斷鴻零雁」就像曼殊自身的寫照，象徵了他自小失去母愛，只好出家為僧而孤苦伶仃的身世際遇。因為他

〔註13〕參見柳無忌：《蘇曼殊文集·序》（廣州：花城出版社），頁18。

〔註14〕參見高明先生〈談中國文學的形式美〉，《高明文輯》下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民國67年3月），頁95。

〔註15〕見柳亞子著：《蘇曼殊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44。

〔註16〕見劉斯奮：《蘇曼殊詩箋注》（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0～14。

〔註17〕參見高明：《高明文輯》下冊，〈論聲律〉（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67年3月），頁436。

〔註18〕同上註，頁437。

有著深切的生命體驗，其小說便充滿了發自內心的真摯情感，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充溢著作者的深情和感傷。這使得他的小說明顯的具有浪漫主義的特徵，開了中國現代小說以情感結構為基礎的浪漫主義的先河，對後來的郁達夫等人的創作是一個開創和啟發。曼殊的其他小說基本是以愛情為題材，但或者是主人公自身的原因，或者是封建家長的阻撓，都以悲劇作為最後的結局，愛情和求佛的衝突構成了內在的矛盾，使得主人公在情與佛之間徘徊徬徨，痛苦掙扎，從而形成了曼殊獨有的哀感頑豔的小說風格。

第四章：文學翻譯是蘇曼殊文學成就的另一重要方面。在二十四歲時，蘇曼殊對文學翻譯的興趣就展露無遺。是年，他在日本東京編輯出版了一部多人翻譯詩集《文學因緣》，這部譯詩集包括漢譯英語詩歌和英譯漢語詩歌。除了編輯，曼殊更親身加入到翻譯文學的實踐中去。他是拜倫在中國最早的譯介者之一，在《文學因緣》中他就編收了自己所譯的〈星耶峰耶俱無生〉一詩。之後他又譯介了拜倫的〈哀希臘〉、〈贊大海〉等一系列名篇，於1909年前後出版了個人譯詩集《拜倫詩選》〔註19〕。除了大力介紹拜倫式的浪漫主義與英雄激情，曼殊也在對雨果的翻譯中體現出強烈的現實關懷。1903年他在陳獨秀創辦的《國民日日報》上發表連載小說《慘社會》，即雨果《悲慘世界》的中譯。他的文學翻譯還涉足到雪萊、歌德及印度文學等，覆蓋面極廣。而曼殊的翻譯，十分關注中國的現實，他運用多種手法將外國作品與中國現實結合起來，大量使用辛辣幽默的諷刺手法；同時又將中國的古典意境滲透、貫穿到翻譯作品當中，使異域風情與本土特色結合一體。作為中國翻譯文學的先行者之一，曼殊在翻譯中所用的藝術手法、所造就的藝術特色，均值得我們詳加梳理。

第五章：曼殊的雜文創作，其量並不大。《燕子龕隨筆》記敘曼殊的個人生活片段以及他的人生感悟，其他雜文如〈嶺海幽光錄〉、〈女傑郭耳縵〉、〈嗚呼廣東人〉、〈討袁宣言〉等，則是通過各種方式，或直接或間接地表達曼殊的現實情懷。因此曼殊雜文的藝術美，在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燕子龕隨筆》為代表的雅韻雅趣之美，一類是〈嶺海幽光錄〉體現出來的悲慨激昂之美。前者展現出曼殊對生活的靜觀與細細的品味，後者則是曼殊現實主義精神的一貫表現。這兩種互為極端的美學風格，在曼殊的雜文中共同呈現，正吻合於曼殊在出世與入世之間來回游走的傳奇個性。

〔註19〕曼殊當時譯名為「拜輪」，今譯為「拜倫」。